

六百年书院文脉滋养大义乡土

——巨野春秋书院的儒学薪传

书院小档案

名称:春秋书院;曾用名:大义书院

兴建时间:始建于元代至正四年(公元1344年)

原址位置:巨野县大义镇孔楼村校园内

现存状况:主体建筑损毁,留存殿前月台、石柱、柱础、麒麟浮雕及古楹联遗存

代表人物或轶事:孔浩据理斥乱寇,以圣贤大义保全书院,安定乡邻

在巨野县大义镇孔楼村一所学校的院墙之内,静立着一处承载厚重历史的文化遗址——春秋书院。该书院由孔子第五十三代孙孔浩于元代始建,初名“春秋书院”,后更名“大义书

院”。虽历经六百余年岁月沧桑,主体建筑于半个多世纪前损毁,但书院承载的儒学精神与教化传统深深植根乡土,成为照亮鲁西南乡村文教发展的文脉之光。

孔浩建院:从获麟台到吉星滩

据《巨野县志》记载,元至正四年(1344年),孔子后裔孔浩出任巨野县尹。赴任途中,他途经获麟台,有感于西狩获麟、夫子绝笔的圣贤典故。致仕后,孔浩选择留居巨野,最初在麒麟冢侧营建春秋书院,世代奉祀先圣先贤。因原址地势低洼,常年积水受涝,他择城南德化乡吉星滩高地迁建书院,仍定名春秋书院。

此地古属大野泽,相传孔子曾游历驻足,素有“过化之墟”的美誉,儒学文脉积淀深厚。孔浩于此建院立学,既是追慕圣贤遇风,更是接续文脉、教化一方百姓。

书院得名:“春秋”与“大义”的由来

“春秋”之名,源自儒学经典典故获麟绝笔。公元前481年,鲁国于大野泽猎获麒麟,孔子见仁兽现世,感慨生不逢时,辍笔停修。史学典籍《春秋》止于西狩获麟。孔浩以“春秋”为书院定名,承圣人之志,传斯文之道。

而“大义”之名,源自一段以德化人的千古佳话。元至正十六年(1356年),当地遭遇寇

乱,百姓受扰。乱贼劫掠至书院时,孔浩临危不惧,据理直言:“圣道莫大于《春秋》,《春秋》一书,无非明辨君父之大义,不可逾越。”一众贼寇被其浩然正气与圣贤道义折服,随即罢兵退去。

乡邻感念孔浩以义化险、护佑一方的德行,恳请将书院更名为大义书院。自此,此地既是孔氏奉祀孔子的家庙,也是传道授业、教化乡民的学堂。

书院遗泽:地名流芳与文脉传承

春秋书院的教化积淀,深远影响着一方地域人文发展。元至正二十一年(1361年),孔浩于吉星滩立庄定居,孔楼村自此成型。明初之后,遂、齐、陈等姓氏相继迁居此地,村落人口日盛,商贸聚集,逐步形成集市。百姓感念书院崇文尚义的教化之功,将集市命名为大义集,大义镇之名由此沿袭至今。时至今日,当地仍留存“德化集”旧称,足见书院文脉底蕴之深厚。

清代至民国时期,大义书院始终承担着地

方教育育人、传播儒学文化的核心功能。五四运动后,大义书院改造为新式学校,持续为孔氏后裔及周边乡民子弟提供求学之所,文脉绵延不绝。

残存与余响:遗址犹在 薪火不绝

春秋书院原有正殿三间、东西配房,整体规制简约,庄严肃穆。可惜历经六百余年风雨而保存完好的主体建筑,于1967年损毁废弃。如今遗址仅存殿前月台、若干石柱及柱础遗存。月台东西长10米,南北宽6.6米,高1.5米。遗址西侧散落着古老石柱,柱身镌刻孔浩手书楹联,字迹清晰可辨,风骨犹存。现场亦留存麒麟浮雕等诸多古物遗存。

岁月流转、文脉不息。如今,孔楼小学、孔楼幼儿园的孩童,日日在千年书院遗址旁读书求学,茁壮成长。古院遗存静默仁立,朗朗书声代代相传。六百余年春秋大义,千年儒学薪火,历经岁月劫难,始终赓续不绝,生生不息。

朱传成 杨韩



●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仲

潭

仲潭村地处郛城县西北,距县城约35公里,隶属黄集镇,距镇人民政府驻地约5公里,距黄河南岸约1公里。东与济宁市梁山县黑虎庙镇高堂村、邱堂村接壤,北与河南省台前县马楼镇葛集村隔黄河相望,南与本镇阳城村、东关村相接,西与辛庄村相连。

据《仲氏族谱》记载:明朝天启年间(1621—1627年),仲氏先祖由本县李集镇仲垌堆迁此立村,有土地千余亩。村内建有花园一处,园内低洼积水成潭,故名仲梁潭村,后简称仲潭村。

该村清末至1946年隶属寿张县管小庄里;1947年划归郛北县八区;1949年归属郛城县十区;1952年归属十四区;1958年先后隶属黄集镇、李集公社刘仁大队;1966年划归黄集公社;1978年设立仲潭大队;1984年改为仲潭村民委员会,隶属伟庄乡;2001年复归黄集镇;2017年8月隶属黄集镇。

全村地势平坦,黄河绕村北而过,大小沟渠纵横交错,水利条件优越,农业发展条件得天独厚,适宜种植粮食、棉花、蔬菜、瓜果等作物。

村中仲潭码头始建于1916年。彼时,军阀混战,灾害频发,匪患横行,当地百姓饥寒交迫,民不聊生。背依黄河的仲潭村民素有习武传统,常年练武强身、保家自卫。在往返黄河两岸的农事劳作中,多数村民练就娴熟的驾船兔水本领。黄河过往商船常常在此停泊休整。仲潭村民风淳朴,豪爽义气,热情接待过往客商,协助维修、守护运输船只,为商船航行增添安全保障。久而久之,码头商船往来络绎不绝,成为黄河航道上的重要停靠地。

抗日战争时期,仲潭码头是中共秘密联络站。党组织依托河道码头优势,积极搜集、传送情报,铲除奸细,秘密接送革命战士及家属,转运军需物资。

1938年初,村民刘可全参加鲁西抗日自卫团训练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返乡后,他担任仲潭码头情报站站长,主要负责发展党员、组建武装力量,抗击日伪、守护群众。他积极联络周边村居爱国青年,成立枪班、加入游击队,依托码头有利地势,持续抗击日伪军。

1947年6月,刘邓大军集结于黄河沿岸,准备强渡黄河。国民党军严密封锁渡口,南岸敌军的布防情报无法送出。彼时,黄河大浪滔天,水势汹涌,河面无船只通行;沿岸岗哨暗哨密布,巡逻严密。仲潭村两名熟悉周边地形、深谙黄河水性的共产党员主动请缨,冒着生命危险潜水渡河,成功送出关键情报,为大军强渡黄河、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1947年6月30日夜,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,二纵迅速占领仲潭码头。村民自发拿出鸡蛋、白馍、油饼、布鞋等物资慰问解放军。部队短暂休整后快速集结,奔袭郛城,全歼守敌。强渡黄河标志着波澜壮阔的鲁西南战役正式打响,拉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。

仲潭村现有148户、641人,耕地933.6亩。近年来,该村立足黄河生态文化,深耕特色产业,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。村庄新旧民居错落有致,传统风貌与现代质感交融共生,黄河滩区烟火气息浓郁,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持续提升。

魏建国



教子图

儿歌曰:金针花,黄又黄,我跟哥哥上学堂;座位上,四下看,看见前街的二狗蛋;座位下,东西瞧,瞧见前街的三黄毛;从小光腚一齐玩,这回上学一起来;一起来,不忘玩,气得老师踉讲台,气得爹娘抡铲鞋,吓得小子溜河崖。

鲁西南地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,是运河文化交汇之地,也是传统农耕文明典型区域。千百年来,儒家诗礼传家理念与民间实用智慧相融,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子风俗。

乡村生活并不富裕,但家长十分看重孩子读书。旧时教子方式多不甚讲究,遇上调皮顽劣的孩童,打骂管教也是寻常事。

民间信奉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,但并非盲目体罚。当地俗语讲:七岁前是神仙,七岁后是凡人,十七岁后看成人。六七岁被视作性格定型关键期,管教尤为严格。

跪搓板、顶灯是当地特色惩戒方式。孩童犯错,头顶油灯跪于搓衣板,灯灭便加重处罚。此法既惩

戒过错,又磨炼定力,暗合“心定则智慧生”的教育理念。部分地方还有面壁思过习俗,令孩童背诵《弟子规》,背出不许进食。

鲁西南对女子教育自成体系,背诵《女儿经》是必修课。书中包含仪态品行规范,刺绣、剪纸等女红技艺,也要求女孩自幼勤学苦练。

手工业者教子讲究师承规矩,“三年学徒,五年半足,七年成师”是行业铁律。济宁玉堂酱园酿造技艺、菏泽面塑捏制手法,均遵循口传心授、不立文字的传统。学徒期间,师父如父,兼顾技艺传授与德行教化。

随着国学热兴起,传统启蒙礼仪逐步回归,不少地方举办集体开笔礼。虽形式简化,但重教尚学的内核得以延续,带给当代家庭教育不少启发。

金子银子,不如肚子里的点子;田产房产,不如身上的本领。将教育视作最珍贵的家产,正是鲁西南留给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一闸守安澜 故道系乡愁

——单县郑堤口水闸的治水记忆与文脉传承

坐落于单县杨楼镇王呼庄行政村、黄河故道大堤畔的郑堤口水闸,是单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这座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利建筑,融黄河古堤历史、近现代治水技术、乡土农耕文明于一体,是黄河故道区域留存至今极具价值的水利文史实物遗存,承载着单县大地数百年治水兴农的岁月记忆。

郑堤口之名,源于明清黄河堤防古渡。古时黄河流经单县,此地是重要堤防、隘口与行洪要道。历史上,黄河屡次泛滥肆虐,区域旱涝无常,田地荒芜,沿岸百姓世代饱受水患之苦。先民垒土筑堤,疏通水道,守堤护田,在长期与水患博弈的过程中,积淀了厚重的治河文化与坚韧质朴的乡土精神,也为后世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地势条件。

为彻底根治水患、盘活水系资源、保障农田稳产,20世纪70年代,当地依托古黄河大堤天然走势,因地制宜修建郑堤口水闸。水闸建成后,彻底终结了区域水系紊乱、靠天吃饭的落后局面,实现了从被动抵御水患到主动兴利治水的历史性跨越,为沿岸村落安居、万亩良田丰产筑牢坚实水利屏障。

作为平原小型节制闸,郑堤口水闸主体为石质结构,形制规整,工艺扎实,保存完好。水闸采用单孔设计,配备电动启闭钢闸门;闸顶设有简易检修桥,配套上下游引河、导流护坡等完备设施。

工程量不大,却设计科学、功能完善,完整保留了20世纪70年代基层水利工程的建筑风貌与时代工艺特征,是研究鲁西南黄河故道水利演变的珍贵实物,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与史料价值。

建闸投用30年间,郑堤口水闸承担区域防汛排涝、蓄水、灌溉、生态调水等核心职能。汛期,科学调度,开闸泄洪,快速疏导洼地积水,有效化解内涝隐患,守护村庄与农田安全;枯水期,关闸蓄水,涵养故道水源,持续保障沿线农田灌溉用水,稳固粮食生产根基。同时,通过常态化活水循环,持续改善河道水质,修复沿岸生态,擦亮黄河故道水清岸绿的生态底色。

半世纪风雨洗礼,一闸见证故道变迁。郑堤口水闸不仅是惠民利民的水利设施,更是镌刻时代奋斗业绩、传承乡土根脉的文化地标。古老大堤承载岁月沧桑,闸下清流续写时代新章,今昔治水智慧在此交融共生。

21世纪初,随着黄河故道断流,郑堤口水闸的历史使命终结。如今,作为单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郑堤口水闸静卧仁立故道之畔、古堤之上,承载着一个时代、一代人的治水记忆,赓续黄河流域千年治水文脉,以无声坚守守护一方水土丰盈安澜,为单县文化传承、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。

文/图 刘波



档案工作肩负着存史、资政、育人,利国利民、惠及千秋的时代使命。在单县张集镇,一座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的民俗博物馆,用1300余件老物件、240余张老照片,对此作出了生动回答。它不仅是村民口中的“乡愁驿站”,更是一座系统建设、活化利用的乡村记忆档案馆,以档案视角记录时代变迁,服务文化振兴,成为“档案与时代同行”在基层的鲜活注脚。

乡野兰台:细梳岁月,织就记忆之网

档案工作的根基在于应收尽收、应归尽归。张集镇民俗博物馆的筹建,本质上是一次对散落民间记忆的系统性“抢救归档”。历时13个月,工作人员深入千家万户,从耒、犁、耙、铧等春耕夏锄的生产类实物,到煤油灯、缝纫机、老式箱柜等生活类器物,再到布票、粮票、购油证等票证资料,共计1300余件老物件被悉心征集。这些物品并非随意罗列,而是按照农业生产、家庭生活等六大主题,科学分类、编号入藏,构建起一部立体可触、记录乡村社会变迁的实物编年史。

旧物新声:巧手复原,激活文化之魂

新时代的档案工作,重在活化与资政育人。博物馆运用场景复原的策展思维,为沉默的档案赋予新的生命力。步入其间,复原的篱笆小院子里,灶台、厨具俱全,炊烟仿佛袅袅升起;供销社内,布匹、暖壶、雪花膏与老算盘静静陈列,瞬间将人拉回票证时代;乡村文化展区,老式播放机与长条凳重现了夜间集体观影的热闹场景。尤为震撼的是抗日战争展区,依托枪支、担架等实物与场景布置,再现了1942年马桥战斗中李贞乾专员壮烈牺牲的事迹,让红色档案成为一堂令人血脉偾张的党性教育课。这种沉浸式叙事,让档案超越简单的怀旧展示,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、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。

时光之证:新旧对望,标注发展之尺

档案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不可辩驳的凭证性。博物馆的沙盘展区提供了最直观的见证:一边是打场全景中,社员们用石碾碾轧麦穗的辛劳与丰收的喜悦;另一边是新农村建设沙盘上,依河而建的一排排徽派小楼,绿意盎然,井然有序。这组无声的时空对比档案,用最质朴的方式,丈量出从村间土道到整洁街道、从土坯矮房到宜居社区翻天覆地的巨变。它记录了乡土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足迹,为总结“十四五”、开局“十五五”提供了有温度的微观样本。

默默耕耘:兰台精神守护文明根脉

每一件带着体温的老物件最终得以在此安家,背后是张集镇无数基层档案守护者的默默付出。历时13个月的奔走,对上千件物品的鉴别、修复与布展,这本身就是坚守兰台、默默奉献职业精神的生动写照。他们不仅是保管员,更是乡村记忆的打捞者、乡土文化的研究员和时代故事的讲述者。他们的工作,让即将随风而逝的个体记忆,汇聚成可供世代传承的集体文化认同,守护着一方水土的文明根脉。

单县张集镇民俗博物馆的实践证明,档案工作绝非故纸堆里的静态管理,而是能与时代脉搏同频、与人民情感共振的生动实践。从留存记忆到活化赋能,从见证发展到守护根脉,它探索了一条让实物档案活在当下、服务当下、启迪未来的基层路径。在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,这座田野间的“乡愁驿站”启示我们:档案工作唯有深耕时代土壤、呼应人民期盼,方能在记录伟大复兴征程、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兰台新章中,写下生动而坚实的一页。

黄鹤

旧物有回声 兰台续新章

——单县张集镇民俗博物馆里的时光回响